

嚴譯著義利

羣 學 肄 言

斯賓塞原著  
嚴復譯述 ✓

商務印書館發行

304  
FS73  
427

刊叢著名譯嚴

言 肄 學 羣

著原塞賓斯  
述譯復嚴

行發館書印務商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 四月印行 國 難 後 第 一 版

嚴譯名 著叢刊 羣學肄言 一冊

Study of Sociology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Herbert Spencer

譯 述 者 嚴 復

印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嚴譯名著叢刊例言

一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向由本館出版，久已風行海內，茲特重加排印，彙成一套，並將嚴先生之譯著，向由他處出版者，亦徵得原出版處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備。並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購置，尤便收藏。

二 本叢刊共分八種，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至嚴先生之著作，不屬於譯本之內者，均未輯入。

三 嚴先生之譯名，爲力求典雅故，多爲讀者所不能明瞭，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均附有譯名對照表，一面將原文列出，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附列於後，使讀者易於明瞭。

四 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別註明，以便讀者易於查考。

五 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則將其原文引出，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爲何。

商務印書館謹識

## 訂正羣學肄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閭。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肄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願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事。極天下之至陋。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百年。影響所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可不學而能。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治終不進也。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 譯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十八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閒。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譴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葦月之勤。爲遙譯之如左。其叙曰。

舍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刀傷指。譯砭愚第

一。

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倚推。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

二。

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郭。譯喻術第

三。

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檀。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個中庸。譯知難第

四。

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謹議椿。如蟲處禘。譯物蔽第

五。

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絃第

六。

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替第

七。

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尙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頽。譯學設第

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

九。

濱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譁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楷第

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謨。元黃水火。鑿薜衡遙。譯政惑第

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

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予聞著。予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第

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第  
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第  
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盍勿孟晉。猶懷遽廬。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第  
十六。

## 譯餘贅語

羣學肆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凡學必其有因果公例可以數往知來者。乃稱科學。第三喻術。則櫟栝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綫。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替。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遷。一視其人之所蔽。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犖犖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學交蔽。故爲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篤時拘虛。雖學未必不爲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脩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獨未濟也。則亦不足以與於斯學。故繕性尙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矯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

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爲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苟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冂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以爲其書實兼

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眞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筌蹄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所以下言國  
以易而實  
上無倫而  
無識微者  
不獨小民  
為然亦大  
矣時有大

# 訂正羣學肆言

## 砭愚第一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銜菸斗。揚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盛氣高談。言牛疫盛行。議院毫無補救之術。農頭植拳抵几。柝殘鏗然。罵今歲屠牛。利入曾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之所致也。更論農商利病。輒云某事當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時。當彼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重賦者競。事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聞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謀生不越手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績學都

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嘗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饑饉苦乏絕者乎。斂財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爲漏卮否。有後利否。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爲振之先。非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辨。貨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既哀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況振者彌多。待振彌衆。振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已。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賾。紛紜委曲。殆難猝明。其人言易若此。何怪詖辭謬論。旋關旋熾者乎。總之常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秉國成。國焉得以不病。

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與利除弊。官自不爲。果其爲之。何莫不舉。日者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督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廨。形制劣惡。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爲掃除之。庶免積瀆。以生厲災。不聞卽波拉疫。卽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軋。不能得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部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

以下言未  
尋常夫理  
且以不  
其於羣  
足味固無

紘。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特書。加以鐵路。詎卽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磅。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罔聞覺。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日又謂宜廣嬰堂。以收民孳。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固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

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未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爐鼓炭。但以鐵桿橫度爐櫺。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爲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誕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奧殫。仟萬於此。冀其能明。真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禪祀像偶。戚然以爲大忌。謂像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像偶。大小相殊。等爲人造。蠻夷以一部之貨財。方役。造爲偶像。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爲業。篤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運長。有以異

乎。且既爲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爲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爲權力。使里社貧而無資。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繇而皆舉。見一事當興。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冗雜。又蹙頰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爲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頃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盛衰。盡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爲強國。貧民可使爲富國。愚民可使爲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

以下格物學  
有然則密  
於理則密  
於羣則密  
於中則密  
於黑則密  
於物則密  
於事則密  
於以則密  
於不則密  
於忽則密  
之其不於事  
忽於羣以理  
理形之其

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於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物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奧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夫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不生滅不增減。故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爲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理。莫不



如是。何獨於羣而疑之。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爲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爲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噫。使質方常住一語。可以依違。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之謂學。明於權之謂方。理賾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

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眉目也。講方維術。其師罕編勒登所造以窮

力理之艱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何形理。有不信時。

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忒亨二子之言。妄參論議。則疇人笑之。顧與名

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蓋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

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玄。其所據之今有。西名第

與所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獨至國羣。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尻。其今有

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曼衍蕃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

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爲易。